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蔷薇前面

北北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蔷薇前面

北北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蔷薇前面/北北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ISBN 7-5306-3602-2

I. 蔷… II. 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77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57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3.00 元

第一部

1971年春天

1

来，你到前排来。她对我招招手。

这是1971年3月，在我10岁的时候。1971年3月她微颌着头，虚着眼，笑咪咪地向我招招手，对我说，来，你到前排来。这好像是某种昭示，在我后来的岁月中，她的这个动作和表情就像一部华丽电影的慢镜头，一次次纤毫毕现地重放。

在这之前，我很少听到类似的声音。我乡下的母亲，她的嗓门已经被汗水泡得发馊，我母亲缺钱，她总是为钱发愁，所以她肚子里堆积着一股子气，她不舒服，不满意，总是梗着脖子对我们说滚，你们给我滚！而我的婶婶，她是公社广播员，每天都得对着麦克风大声地、雄壮地读许多高亢的社论，在不知不觉间她的声音也像社论一样直板单调了。

来，你到前排来。

女人原来可以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只是为了让她再叫一次。她果然又叫了，她说来，你到前排来。这一回她大约觉得我有些羞怯，

所以走过来，微微俯下身，抓起我的胳膊，把我从人群中柔和地拉出来，拉到前面。我看到她的手，她的手搭在我枯树枝般的胳膊上，纤长的手，细白的手，纸一般薄薄的皮肤下，淡淡的青筋丝线般弯曲着，摇曳着。

这是一幢大房子，一幢陈旧的，有着蛛丝的大房子，只有一层，却有三层楼那么高，是柱子高，泛着油光的青石柱把屋檐顶上了高处，屋檐在高处幽幽俯视，有着君王的雍容与庄严。这可能是全世界最气派的房子吧？我当时常常仰望屋檐，仰得脖子发酸，然后就这么想。多年以后当我重新回到这里，回到这幢大房子里时，我左右看看，仰头或者低头，却发现这房子从造型到结构，都不可救药地猥琐着，而那屋檐，我仰着头，像10岁时常做的那样，仰着头盯着屋檐看了很久，但屋檐郁闷地低垂着，像一位早已失去生命滋味的老人，每一寸肌肤都透着雨打风吹后的疲惫与倦怠。

房子可能是一个大地主的，也可能是一位大商人的，房子是谁留下的已经不重要，没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从来没想到要问一问。房子在1949年被接管过来后曾经是这所小学最初安放课桌的地方，花岐镇中心小学就是从这里开始兴办起来的，十套桌椅，一二十名翻身农民的子弟坐进来，咿咿呀呀的稚气声传出去。一年两年，慢慢地学生多起来，一座青砖灰瓦的两层高的教学楼也终于在一旁盖起来，陈旧的爬满蜘蛛的大房子就空置了，给了文艺宣传队，用来排练舞蹈，各族人民的舞蹈，以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站到前排，站到前排昭示了我的重要性。



我进宣传队还不到两个月，跳的都是出大力流大汗的欢呼舞，也就是一大群人，拿着彩绸或者红花绿叶之类的，在铿锵的锣鼓声中跑上台去，狠命把四肢舞几下扭几下，把地板震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然后就闪电般下来了那种角色。最像样的一个称得上舞蹈的叫《东风吹战鼓擂》，才刚开始排呢，甚至还没有正式登台过。队里比我跳得好的人一抓一大把，但现在我却站在前排，成了领舞。

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居然领舞。

《我编斗笠送红军》是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一段群舞。一群海南妇女，饱含深情地为红军战士编斗笠。我从没编过斗笠，我那时也不知道一顶边沿古怪地往下弯的大斗笠对穿行在海风椰雨中的娘子军战士有什么用处，当然更不知道海南岛在哪里。我10岁，长得黑瘦矮小，因为瘦因为小，就使得眼睛格外大而且亮，在窄窄的脸上很不协调地凸显在那里。我那时知道什么？我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游戏的玩法。一个铁罐搁在地上，一踢，飞得老远。围着铁罐的人像避瘟疫一样远远地狂逃而去，惟独一人，他是“鬼”，他则像抢宝贝似的奔过去，以最快的速度把铁罐捡起，跑到原地，把铁罐放好。放好铁罐就意味着他有资格抓其他人了，其他人躲在隐秘处，伺机跑出，谁脚先踩到铁罐谁就获胜，而谁被发现，“鬼”也只要一踩铁罐，就宣告胜利，由被发现的人接替他做“鬼”。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玩法呀，铁罐从被踢开到捡回到原处的紧张过程，躲在暗处探头探脑与“鬼”比眼力比奔跑速度的刺激场面，噢，我10岁

时是多么迷恋这个有悬念有情节的游戏,铁罐在地上咚咚咚的滚动声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想像力。我是静不下来的,即使身体静了,脑子也不静,比如扑克牌我也很拿手,打争上游或者升级。我不怕找不到对手,多得是,大人们忙着开会,学校也没作业,我们还能干什么?我很快乐。

来,你转到前面,转两圈,这么转,然后到这个位置,一个亮相。她说。

我转了两圈,步子慌慌的,有点不得要领。

她头一歪,笑了。她说,你能做好的,来,再来一次。

我又转了一次,还是趑趄趑趄。

她走过来,站在我原来的位置,原来在人群中的位置,把脖子一伸,腰一挺,手一抬,像只陀螺似的飞快转两圈,停在我身边。我闻到她身上的味道,很清香,是梔子花的味道。她的脸上还有汗,汗很细密地在额上排开,热腾腾地闪烁光芒。

她说,就这样,来,你来一次。

我注意到她很喜欢用简短的句式,她喜欢用“来”这个字。我10岁了,10年来我第一次注意到别人的说话方式。

2

谁不是一遍又一遍地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呢?我是说1971年,当我10岁的时候。那一年的3月7日,大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才刚刚在全省隆重上演,它是新鲜的——这指剧情,它是绚丽多姿的——这指布景,



它又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这指演员们的脚尖。那时我们的眼睛挺闲的，通常看不到多少好东西，所以不能不被迷住。

现在我必须提到我叔叔，我的叔叔陈白新，他是花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全公社的文教卫生工作，包括电影院。我叔叔对电影工作是重视的，他不重视也不行，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一块重要阵地，除了电影，晚上的大量时间，人民大众能做什么？看电影吧。

我进出电影院如同进出我叔叔家。从守门的，到放映员，到放映队的队长，电影院里的人都认得我。每天晚上天黑下来后，电影院的大门都关上，只留下一道小木门，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以上的人。有票吗？拿出来看看。没票？没票你走开！电影放映队是公社的人，公社的人表情声音都具有令人震慑的威严。只有我，这威严对我不起作用，他们也不对我威严。检票员看到黑压压的人群中钻出来一颗黑瘦小巧的脑袋，这个小脑袋上梳着一个稀疏的小辫子，辫子朝天翘起，像一根芦苇划过水面，越过人群游曳而来。这时候，他们总是很理所当然地扬扬手，甚至还笑一笑，就把我放进门内了。没有人对此异议，甚至那些挤在门口，不想花钱买票又很想进去消遣的人，他们都默默地看着我，眼睛睁得很大，让羡慕的表情赤裸裸地流露出来。我是陈白新的侄女，我来看电影，我每天晚上都来。

放正片之前，都要先放“新闻简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总是出现在我们的“新闻简报”中，每天出现，我每

天见到他,对他熟悉得就像一家人一样。我真羡慕西哈努克亲王,他梳着很油光的头发,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带着很漂亮的夫人,每到一处都有很多人到街头迎接他,少先队员献花,脸蛋红红的妇女拿着气球小红旗之类的东西蹦蹦跳跳,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还有摆了很多桌子的大型欢迎宴会,灯光璀璨,场面热烈,西哈努克很高兴,他老是笑眯眯地把双掌握在一起,举到头顶,向欢呼的人们示意。这很奇怪,如果是我,我肯定比他还高兴,笑得嘴比他张得还大。

西哈努克之后,就是正片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白毛女》这几个样板戏里的台词我基本上会背诵了,唱段也行,字字句句都哼得出来。我比较爱看《地雷战》、《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还有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之类的战斗片,打来打去的,挺惊险。不过它们都不如《红色娘子军》吸引我,为什么?因为《红色娘子军》是新出来的,至少彩色也比其他彩得好看。

电影里那群编斗笠的海南妇女穿得多漂亮,湖蓝色的大脚裤,浅绿与本白拼接的短衣裳,领口还有浅褐色的小滚边,好看。我们每天只能穿军绿色或者深蓝色的旧衣服,宽宽的大大的,咣里咣当,而南霸天时的海南妇女衣服比我们穿得还好看。呐,嗦,咪呐咪哆嗦,呐嗦咪哆咪呐咪,哪哆哪呐嗦——多动听的音乐啊,这是四拍子的曲子,那群被南霸天压迫过的海南妇女,在每一个音节的强音与次强音中背对观众,一个接一个地举着斗笠,用脚尖踩着细碎步子上场了。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

万泉河水现在跟我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万泉河水清清地流，而我就在它旁边，踮着脚尖，蹦蹦跳跳，把编好的斗笠送给红军。

学校还买不起芭蕾舞鞋，她出了个主意，叫我们穿塑料鞋，那种男式的，浅咖啡色的，脚趾部分是密封的硬塑料鞋。把鞋带勒紧，将脚拇趾夹紧，与其余四脚趾夹成小角度的人字形，然后脚弓一使劲，膝盖一用力，起来了。

一定会一鸣惊人的，一定会！她这么鼓动我们学校的老师。她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主动要求教这个舞，她说我会跳，我来教学生跳。

用脚尖跳舞，简直太新鲜了，只有电影里的喜儿、吴清华她们可以这样跳。我们老师马上就动心了。花岐公社每年都要隆重举行文艺汇演，这是花岐公社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个中小学都必须拿出最精彩的节目。一台晚会演下来，就像一场展销会，就像一场惊心动魄的赛事，大家都憋着劲儿比来比去。

我成了领舞，这是件很重要的事。

电影里，这是段群舞，6个女人拿着斗笠整齐划一地跳来跳去，并没有谁领舞。但是，她却让我转两圈，转到前面，一个亮相，鹤立鸡群。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实在是一首优美的歌，几十年后它的旋律还一遍遍在我耳边回旋，散发着春天原野的甜蜜芬芳。而每一次，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所，听到它响

起,我的十个脚指头首先按捺不住地动起来,就像十个小矮人,脚指头动得欢快活泼,永远都保持一种天真单纯的躁动不安。接下去,我甚至得有意识地把四肢控制住,比如把腿夹紧或者把双手交叉着握在一起,以免在某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我会突然不由自主地随着曲子,做出一个相应的动作,舞蹈动作。

她说,你把下巴抬起来,对,抬,抬起来。挺起胸,收紧腰,对,就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太好了!非常好!她快乐地笑起来,光洁的皮肤上有一层神秘的光泽涟漪似的四下散开。我甚至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涟漪的波纹,它们一圈圈地荡漾着,越过我的头顶,向高高的屋檐深处飘去。

吕蔷薇,她叫吕蔷薇,还有比这更好听的名字吗?

还有比这更漂亮的女人吗?

吕蔷薇说,来,你用心练练这个动作!你用心练,一定要练好!

3

当我长大之后,成熟之后,多动症已经是毫不新鲜的一个词了,但是当年,当我每天坐不稳,每天四肢都像上足马达的机器一样亢奋地挥来舞去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到这个词,没人想到这可能是一种病。我的母亲总是说,衣服又破了,鞋子又破了。我母亲伴着叹气和怒骂说出来的话,总在三餐时轰然响起,如雷贯耳。衣服是上树时刮破的,鞋子是奔跑时磨破的、踢破的。花岐镇的许多人一直到现在还对



我上树的敏捷、下河的滑溜和奔跑的快速发出由衷的感叹，他们说简直像猴子一样！

而且我黑，太阳在我的皮肤上毫不客气地留下印迹，所以我更像猴子。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看上去浑身没有几两肉，简直皮包骨头，骨头在皮下狰狞地凸起如座座小山丘，但我总在动着，不停地没完没了地动着，精力永远也挥霍不尽。而且我的饭量奇大，我每天吞下的饭量已经接近我父亲的了，可是我的个子还是像一块没有发酵起来的面团，干干的，瘪瘪的，10 岁了，甚至没有 8 岁的个头。

我叔叔陈白新有一次皱着眉头盯了我半天，几乎有些不耐烦，他说怎么搞的，这孩子怎么瘦成这样？

我父亲很抱歉地笑笑，我父亲陈白丁显然对他的弟弟过于毕恭毕敬，不要说我母亲，就连我在一旁看了，心里也不是滋味。

陈家这一脉延续到陈白丁陈白新时，差点断了香火了。陈白丁陈白新的父亲在蒋军从北边哗哗败退下来时，被抓去当了民夫，日夜抢修机场。蒋军想把这里当成他们最后的堡垒，再赌一赌，搏一搏。但机场修了一半，解放军就追来了，浩浩荡荡的铁流，风驰电掣，势不可当。蒋军只好又往南逃，逃过海，到台湾去。我的祖父老陈被指使着一起走，所有的民夫都被刺刀抵着一起去台湾。但老陈不肯走。我的祖父老陈心里惦念着妻子和儿子，他两眼骨碌碌地转着想找机会溜走。他以为凭着自己对地形的熟悉最终可以

逃走,但他逃不走,一颗子弹流星一样呼啸着划破空气穿过脑袋,老陈甚至来不及叫一声,就永远留在仅修了一半的机场上了。老陈的妻子,我那据说十分俏丽端庄的奶奶得到消息后当场晕倒,三天后,她非常愚蠢地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我父亲陈白丁 15 岁,我的叔叔陈白新 7 岁。

陈白新还不到我这个年龄就失去了父母,是陈白丁,我的父亲,他的哥哥,把他养大。陈白丁 15 岁就牲口似的干着全部的农活,却把陈白新送进学堂,养得高高壮壮。我父亲与我叔叔站在一起,很难叫人相信他们是一对亲兄弟,我的父亲焦枯得如同一株被风干的陈年老树,而我叔叔,他是一棵壮硕的参天大树。

我母亲认为没有陈白丁就没有陈白新。

我母亲认为陈白新割肉刺血也报答不了陈白丁。

我母亲认为陈白新如果不处处为陈白丁一家着想,就是忘恩负义。

有时候,我父亲不在家,或者他在一旁打盹,我母亲就会用手掌罩住嘴悄声对我说:你去跟叔叔说说,让他把我或者你爸安排到公社去做事。我母亲的理想其实很简单,她想去公社扫地、扫厕所或者烧饭,这样每个月可以有现钱,比拿生产队的工分来得踏实。但这件事早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黑着脸对我母亲说,我们去公社干什么?我们不认字,没见过世面,你想给白新丢脸啊!

在我 10 岁的时候,我的父亲陈白丁 37 岁,他看上去一



点儿也不像个才 37 岁的男人，背有点驼，头有点秃，一张黑皮裹住干瘪的身子，骨头一根根嶙峋着。我父亲的脸上很少有表情，他是个没有表情的人，眼睛凹着，藏到深处去。几乎每时每刻，都能见到他嘴含着烟，没有比他更爱烟的人了，一根接一根地抽，嘴唇已经泛白。

烟是他自己种的。我家后门有个菜园子，总有半亩吧，我母亲把地整了，种下花菜、卷心菜、空心菜，总算让饭桌上多了些像样的东西。我父亲好说歹说，终于把我母亲说动，同意腾出一半地，种下了烟叶。待收成，我父亲把叶子晒干烤香切成丝，再买回几张薄纸，裁成小小的长方形，然后用一台盒子似的卷烟器，仔细地卷出一根根烟。

我父亲与我叔叔最相像之处是他们烟都抽得很凶，我叔叔以前抽飞马牌烟，一天一包，后来我叔叔到外面开会，带回一个卷烟器，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卷烟，先给我叔叔抽，余下的再给自己抽。我叔叔说我父亲卷的烟特别香。我叔叔的这句话，对我父亲有着非同一般的鼓励，我父亲呵呵笑着，脑子里郑重勾画起种植烟叶的蓝图，他实施这个蓝图的过程，便是使我家桌上的青菜一日比一日少下去，而菜园子里的烟叶却一日比一日增多并且茂盛起来的过程。

这一辈子我都没见过一个哥哥居然对弟弟有如此深的敬爱。10 岁时我不知道敬爱其实是善良的一种，由衷地敬爱别人是一种很动人的优良品质。

我叔叔对我父亲也有敬爱，他总是主动到我家来看望

他哥哥,虽然不太常,不太常是因为他没有时间。

我叔叔说,让阿米去跳跳舞吧,跳跳舞身子也许就长起来了。

于是我进了校文艺宣传队。

花岐中心小学还有一支不错的篮球队,拿过公社中小学运动会女篮冠军,如果要我选择,我会选择进篮球队,打篮球可以不那么循规蹈矩地蹦跳,不循规蹈矩更合我的心意。但我叔叔反对我去打球,他没有说理由,我猜想他大约是觉得我已经比男孩子还野了,再打球,就更不可收拾。况且,我哥哥阿果已经在打篮球。花岐公社有全县第一流的学生篮球队,而阿果在花岐中学读初二,他是花岐中学篮球队最出色的前锋。

跳舞和打球一样,在 70 年代,在我 10 岁的时候,它是如此意义重大,它使我从农田里拔腿上来有了可能性。无论篮球队还是宣传队,当时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才能加入的。根正苗红是第一条,具备天赋是第二条,又红又专,缺一不可。而我,因为我叔叔的缘故,就自然而然成为其中的一员。

吕佳薇说,来,你转两圈,到前面来。

《我编斗笠送红军》是由个子与我差不多高的 6 个小女孩一起跳。我们学校本来还有高年级的一拨女孩,她们跳了多年,身子像葱一样挺拔着,举手投足也已经能够恰如其分地优美了,但这支舞蹈,这支可能在公社的汇演中一炮打响的舞蹈却舍弃使用她们,这一点是吕佳薇坚持的。



来，吕佳薇说，你转两圈，到这里来。

吕佳薇非常用心地来教我，教我们。万泉河水，清又清，她站在那里，像是从清水中刚刚洗刷过，洁净，清香，沁人心脾。

吕佳薇说，排这个节目，一定轰动。我们老师刚开始还担心，担心我们不行，你想，芭蕾舞啊，用脚尖跳啊，这几个小女孩一点基本功都没有，能行吗？但吕佳薇很有信心。18 岁的女知青吕佳薇对我们老师说：肯定行，包在我身上！

4

花岐中心小学文艺宣传队的队员是可以不上课的，想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当时是多么为此开心。教室难道是吸引人的地方吗？老师一上课就是念报纸。老挝人民解放军歼敌多少，击落敌机多少；越南人民歼敌多少，击落敌机多少；柬埔寨军民歼敌多少，击落敌机多少。美国的飞机跟蚊子似的，打也打不完。不过美国的飞机跟我有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呀。我上树去，下河去，奔跑去。

有时候我还跑到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场去，他们在跳《北京的金山上》，跳《洗衣歌》，跳《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一群长得很俊的男女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看上去挺有意思的。公社宣传队太风光了，吹拉弹唱跳，脸上抹得那么漂亮，有那么多的人在台下鼓掌，又不用下地不用上山，真是快活。更重要的是，招工、参军、上大学这样的好事常常最先落在宣传队的人头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他

们功不可没。所以宣传队就是香饽饽，香得很，想进来可没那么容易，这些人都是从各个大队千挑万选出来的，得政审考核一关关地过，最后最关键的还得经过我叔叔同意，我叔叔不同意，他们都别想进来。所以这些人见我来了，来看他们排练，都争着围过来，阿米长阿米短地逗我，还有人甚至掏出水果糖、爆米花之类的，死活往我口袋里塞。我心里暖洋洋的，在他们中我觉得自己好像真有这么可爱似的，而且他们说的话挺有趣，笑起来也好看，所以我就常来。

剩下的时间我还干嘛？我去东风大队东风生产队找吕佳薇。

我记得第一次去东风生产队是在黄昏，吕佳薇把我带去，去知青点的宿舍。知青点的宿舍就在村口，是黄泥土垒成的，厚厚的墙，低低的瓦。墙旁边种着一排夹竹桃花，花正开着，是艳艳的粉红色，它的外形与 20 世纪末王朔出的一本书的名字一样，看上去很美，可惜不香，甚至还有股淡淡的狐臭味。不远处有一块晒谷场，窄窄长长的，不大，却足够让吕佳薇使用了。吕佳薇说，来，你在这里跳，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练。

我有点不明白，不就是一个舞蹈吗，文艺已经为工农兵服务了这么多年，一个舞蹈有什么稀奇的，何必弄得如此麻烦？我们以前排一个舞蹈，比如北京什么大会召开或者哪颗卫星发射成功，这些事情都可以像发令枪一样，啪地一响，我们就立即行动起来，白天急急忙忙赶排一个欢呼舞，晚上就上台了，欢庆欢庆，热烈欢庆，总之也跳得好好的。